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六二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illegible]

我軍進到柳州機場
美機襲平津一帶敵佔區目標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二十三日發表戰訊：

廣西方面：我軍繼續分沿黔桂鐵路、柳邕公路和柳州公路綫向柳州攻迫。我軍攻達柳州城南飛機場，及城西柳江南岸之推進部隊，二十二日仍與敵激戰。

豫南方面：淅川以北地區敵約二千向北竄犯，二十二日午後同時曾一度侵陷張家寨、拔仙溝，我軍在空軍掩護下，向敵反攻，將敵擊退，斃敵二百餘。

（中央社訊）軍息：豫南我軍配合地方團隊十二日向南陽以北四十里石橋鎮攻擊，克復該鎮。

（中央社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發表公報：十四航空隊二十一到二十二日間在華北河南前綫協助作戰，轟炸敵兵陣地和步兵集中點，炸死敵軍二百人，毀敵彈藥庫一處，并炸毀敵軍司令部一處。其他美機出擊黃河南北的日軍鐵路綫，轟擊範圍包括北平在內，共毀機車二十三輛。我機炸黃河以東的新鄉車廠，戰果頗好。另在天津的大沽擊毀[illegible]一大型貨船和拖船二艘。帶中我機炸中民船百三十隻以上。在廣西中部柳州西北炸中敵小輪板船和大駁船，并在雷州半島與海南島間海峽炸敵航運和軍事設備。越南方面：我機炸中敵軍車十輛，在河內以南，擊毀敵運兵車一列，斃敵很多，河內以北巴克寧鐵路車廠被炸，河內以西過格被擊毀炸。

加强對日作戰爭取勝利
美衆院通過鉅額戰費
撥款委員會通過撥款給陸軍部近四千萬
陸軍部高級官員提出作戰意見書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二日合衆電）美衆院撥款委員會，頃通過以三千八百五十萬元撥交陸軍部，充作戰費。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曾經在該會說：將用裝備於投在德國的炸彈投到日本，日本飛機生產與遭[illegible]傷，而他們的空軍還有相當實力，前途艱難遼多。

（美新聞處電）美衆院撥款委員會本日發表陸軍部高級官員提供的對日作戰意見書。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元帥和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元帥計劃十年度冠東作戰每日打算出動B二九式巨機一千架，全年投彈二百七十萬噸，這個數目和自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歐戰三年中所投到歐洲戰場的一百五十五萬五千噸炸彈比較，超出一百十四萬五千噸之多。馬歇爾元帥說：太平洋方面的攻勢，將從空中打擊，不斷增强的空中打擊高度，將摧毀日軍的設備和防地，並開闢攻入日本本土的坦途。今日最迫切的問題是迅速重新佈署以對付歐戰的部隊以及應付美人心理要求起見，我們應該迅速發動有力攻勢，以便早日獲致勝利。他並申訂明年六月底止計劃維持陸軍六百九十六萬八千員名。同時說：我不能預告那一天是最後勝利日，例如我們對蘇聯的是否將加入對日作戰一事，就不能預料。又如華軍的可能成就，也可以使太平洋的最後勝利早日到來。安諾德元帥列舉歐洲自盟日到勝利日所受的損毀，以估計日本也可以同樣遭受美轟炸機損毀。歐洲的若干數字如下：火車十萬零八千輛，機車八萬六千輛，建築物一萬七千棟，裝甲車和坦克八千輛，馬拖車八千輛。他說：明年度的最高轟炸投彈量，將在三四兩月，屆時每月投彈可有十六萬六千噸。

陸軍副參謀長韓迪將軍告訴撥款委員會說：日本的海軍仍有值得注意，他具有對德作戰經驗的飛行員被調對日作戰之地。杜立德氏正在二十二日從太平洋戰區回來，第八航空隊重新佈署後，將使用超級堡壘。

們的生產能力仍然很大。看到這次對日作戰的龐大耗，美國人力物資和財力的消耗，將遠超過以往。委員會已經應允撥款陸軍部下年度用費三百八十五億零二十八萬五千九百五十一美元的數目。

杜立特司令部
設立皮特孫機場

（中央社關島二十三日合衆電）第八航空隊司令本日在皮特孫機場設立司令部，該機場將爲[illegible]

租借協定繼續有效
美衆院撥款審查委員會宣佈
爲了供應太平洋戰爭的軍火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二日電）美衆院撥款審查委員會今日報告說：爲了供應太平洋戰爭的軍火起見，到一部分盟國的租借協定將繼續有效。該委員會在報告一九四六年陸軍部撥款審查法令時說：自歐洲勝利後，租借需要已經銳減，陸軍部只是支配國會完成租借法案所批准的美金的若干政府機關之一。陸軍部中陸軍後勤部隊和陸軍航空隊負責將租借軍火供應我作戰的盟邦，陸軍後勤部隊將地面部隊所應用的大砲、坦克和軍需物資等運到前方，陸軍航空隊則將一切飛機和飛機上所用的器材運到前方，陸軍後勤部隊估計一九四六年財政年度內的軍火租借總額將達六八九，○○○、五三四元，陸軍航空隊估計其用費將達一○一、六三三、○○○元。

美軍高奏凱歌
琉球島上星條旗飄揚
敵自殺飛機襲琉球美艦

（中央社琉球本島二十二日電）美國國旗今日已高懸琉球本島上，升旗時鳴放高射砲，並有陸戰隊的音樂隊奏樂。尼米茲元帥宣佈琉球島日軍有組織的抵抗已經停止的公報，指揮該後勤部隊的琉球美軍司令吉格也發表公報，兩項公報都在本日敵禁前的旗杆台下當衆宣讀。

（中央社琉球本島二十二日合衆電）日軍官兵投降千人，今日已作投降，美國國旗於本日上午十時十九分正式升在太平洋戰爭中第一次[illegible]第十軍總部之上。日軍士兵識破日本宣傳『皇軍[illegible]

吉格上將
任美太平洋艦隊陸戰隊司令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二日電）美海軍陸戰隊總司令范德格立夫上將本日宣佈：任吉格二級上將爲太平洋艦隊海軍陸戰隊總司令。吉氏曾指揮陸戰隊在太平洋多次水陸作戰，繼任斯密斯二級上將的遺缺，斯氏調任聖地牙哥海軍陸戰隊補充訓練處主任。吉氏現年六十，在本週因巴克納將軍殉職後擔任琉球島美軍臨時司令，他在海軍陸戰隊中是三十八年的老將，陸戰隊航空隊的創始人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陸戰隊航空[illegible]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三日電）美太平洋艦隊總部本日發表：曾經率領海軍陸戰隊第八團參加殲滅琉球本島日軍抵抗的亨特中將，已晉升爲陸戰隊第二師師長。[illegible]中將任琉球島基地陸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飛機第二大隊司令。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巴黎二十三日電）美國供應專家肯國克和香可帕斯，已奉命赴美，準備在太平洋上接受新任務。兩人都是少將，肯氏任歐洲前方交通司令，香氏任法國海峽基地區司令。兩人現已在本週乘機離法赴美，他們將和後勤總司令索墨威爾會商一切補給的事情。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二日電）[illegible]『不可征服』和『美軍陸戰』之諸後，今日都掘進白嶽，走出洞穴，攀登山崖，神情頹喪，行列終日未斷。第七師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俘獲日軍二千人，其中軍官頗多。

（美新聞處二十三日電）美軍本日在洞穴山丘區殲滅各處孤立的日狙擊兵的巢穴，清除帶有敵火器、步槍、破壞炸藥等，徹底搜尋日軍的藏匿所在，而日軍却自動減輕美軍的工作，在洞穴中成羣自殺或者從峭壁上投海而死。

（中央社訊）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三日電：美太平洋艦隊公報：日機在琉球海面二十一、二十二兩日的連續襲擊中，美艦隊中有輕型艦兩艘遭擊沉，輔助艦一艘受傷，另有輕型艦兩艘受輕傷。六日七日兩日間，日機被盟方空中巡邏擊毀和高射砲火擊落共計一百十一架，日方出襲是利用夜間進行。

邱吉爾
祝賀琉球大捷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二日電）白宮今日說：英邱吉爾首相已經在美軍在琉球本島大捷後，特致電慶賀。

美太平洋艦隊總部分析
琉球戰略價值
考特盛讚美軍在琉球本島的偉大工程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二日電）美太平洋艦隊總部說：佔領琉球本島的價值如下：㈠使美方得到轟擊中國淪陷區或日本本土的轟炸機和戰鬥機的供應基地，㈡得到一處軍艦停泊所，㈢可以作爲前進作戰準備區，㈣可以作爲進一步消耗戰的基地，這項消耗戰以猛烈轟炸和海空封鎖爲主。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二日電）到琉球島視察二日剛才回到這裡的海軍部造艦局太平洋分局長考特說：美軍現在琉球本島的工程，是太平洋方面最偉大的工程，在最後完成時，可以用作直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在琉球島建築機場，比在太平洋任何島嶼要困難，因爲島上只有珊瑚石供建築跑道之用。考特中將視察太平洋各基地的全程，歷經三十萬英里。他盛讚海軍工程營的工作說：我們現在所以能够安據琉球島，實在是因該島工程的偉大成就，現在已經可稱之爲我方基地，這個後方基地支持我們作戰，並且是攻日本的重大因素。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二日專電）華盛頓郵報本日以『踏穿日本之戶限』爲題，論琉球本島的陷落說：『我方人員和物資損失雖重，但是這個島子的佔領，是一個輝煌的戰果。美軍攻擊琉球本島從開始，我們將得到轟擊日本本土，轟毀東三省南部日方兵工廠的基地，我們現今已在日本的戶限以內，緊據日本本土的入口。我們所得到的不可估計，琉球本島的佔領，使我們能够有採取新太平洋戰略的機會。德國在技術上常常使用同樣的速度打擊日本，迅速打擊日本未必能够於南付，日本却是技術落後，所以我們必須以打擊挽救若干生命，只是將使然引起大量的流血。該報並指出應注意太平洋上曾經有激烈的兩種戰爭，就是經濟戰爭和心理戰爭。日本人民通常吃[illegible]的數量比吃肉要多十倍，日本只有兩類一項仰給於外來，所以[illegible]生存方式[illegible]，日本不許有[illegible]鎖。就必須[illegible]我們的命令來說，我們[illegible]的第一任務是日人明瞭我們對於日本的目的，不是毀滅他們的人民和毀壞他們的國家。日本在琉球本島抵抗了三個月之久，這事證明我們在準備和三十倍於琉球本島的日本本土軍隊作戰時，必須長期依賴別種的作戰方式。

杜魯門總統旅途中
注意太平洋戰事
因外交上迫切需要，可能儘快會晤蔣主席

（中央社奧林匹亞廿二日合衆電）杜魯門總統在他到西北的旅程中，和太平洋戰爭仍保持密切聯繫，能在所坐的道格拉斯式機中，用特殊無綫電裝配，能知道世界各事的發展和戰事的進展。本年內杜氏可能自到太平洋，尤其當菲律賓可能在秋初宣佈獨立時。又他因爲外交上的迫切需要，可能儘快和蔣主席會晤，他將在七月中旬在柏林附近出席三巨頭會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國際活動，去歐洲時，也有到倫敦和巴黎訪問。

（中央社日內瓦廿二日專電）斯邱杜會議的時間，現由於保持秘密，但外交界預料將在七月初舉行。現由於官廳宣佈在七月中旬之後，將因大選事務而非常忙。而且據說斯大林個人打算直接指揮西伯利亞軍事演習。再者杜魯門總統日前宣佈未來的三强會議，也說會議將儘快舉行。據傳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已正式決定的會議地點，但這樣的國際人士以爲三巨頭會議地點，可能將在維也納。

新聞記者法
展緩施行
該法曾遭各方反對

（中央社訊）國府二十三日令：『新聞記者法着展緩施行，此令』。按：新聞記者法國民政府曾命令定於本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該法是在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布，內容和現在情形未盡適合，國府因予展緩施行。

婆羅洲方面澳軍
佔領米利機場
美機猛襲台新竹機場

（中央社馬尼刺二十三日路透電）沙拉瓦克（婆羅洲）方面澳軍已佔領米利機場，並在魯頓和婆羅乃灣一帶從事斥堠活動。今日官方公佈：塔拉甘方面日軍的抵抗已經停止，但日軍仍在小段形地帶內努力奮戰。呂宋島上日軍手中最後的一處港埠阿巴利，已經被麥克阿瑟的軍隊佔領，該地被佔後，使卡加揚河谷的大批日軍陷入困境，他們南呂宋島唯一退路的港口也已經被封鎖了。

（美新聞處電）麥克阿瑟元帥今日宣佈：澳軍仍在魯頓和婆羅乃灣從事搜索，魯頓機場已經佔領。[illegible]機飛，襲擊台灣西北的新竹機場，投彈一百十七噸，我機在台灣的台東附近炸毀倉庫設施。我機在香港沿海岸襲擊敵[illegible]附近擊毀敵海岸運貨船一艘，在越南重傷鐵路設備，在廣州一帶創敵運輸設備，並於上海區域炸敵工廠。

宋院長等
明日宣誓就職

（中央社訊）新任行政院宋院長子文，翁副院長文灝和徐處長道鄰，定二十五日晨在國府宣誓就職。

美報讚揚史迪威
任美第十軍軍長職務

（美新聞處二十三日紐約電）紐約各主要報紙社評，對於史迪威將軍出任第十軍軍長新職一致爲文讚揚。紐約時報說：史迪威將軍雖然在今年三月十九日已達六十二歲高齡，但將軍依舊精力充沛，是經過人，他是一個戰士，自然也是一個戰士們的領袖，他爲了擔任他的新任務，會旅行於太平洋戰區，並睹大琉球島，也會估計過爲了進攻日本本土我們至少要使用五十萬人。他目前所指揮的部隊（第十軍）是曾經轉戰大琉球遭受嚴重損失的部門部隊，短期內自然不會有新的任務降臨，他們這批部隊將來深遂攻勢兒，是目前的[illegible]計劃是不可能的事情。史迪威將軍[illegible]十字的軍長已經容納將軍的建議，這個職位表示他所指揮的部隊必須比他在緬北所指揮的部隊强大得多，以他的才能和決斷，他一定能作下一件輝煌事業的[illegible]

他率領的部隊比在緬北時的强大得多，以他的才能和決斷，一定能作下一件輝煌的事業。

們這個人物調的問題，自然他的[illegible]人的[illegible]。美國人民大衆一定樂於看到史迪威將軍重上前線，他的大兵們給他取的綽號『醋瓶子』不能遮沒他個性的堅毅，材能的卓越，以及他氣質上的一點正常的溫情……

前鋒論壇報也說：看到史迪威將軍重回戰場，擔任設計指揮，是令人興奮歡欣的。史迪威將軍是美軍陸軍擁有的幹練將領之一，在緬北的叢山野林裡，他曾牛刀小試，給日本人吃了一頓排頭，從印度到中國的公路，現在人人皆知的『史迪威公路』，是他的軍事天才的一例證明，他肅清了緬北的日軍，築起了這條公路，顯然有關當局都曾說這個要。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二日專電）華盛頓郵報在論琉球陷落的文章裏說：琉球陷落的文字標示美軍將採取新行動，新任第十軍長的史迪威，是一個偉大的陸軍司令，他很熟悉中國情形，他就任這個職務，大概是向日本暗示下一次攻擊將在中國海岸，我們如果只是爲了輸送物資給中國軍隊，也需要應用中國海岸的港口，這事極其重要。

炸敵自殺飛機基地
美機百多架出動

（中央社關島二十三日合衆電）據東京廣播：美機百多架，轟炸鹿兒島基地的戰鬥機，轟炸特攻日本自殺飛機各處基地。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阿留申群島二十一日電）美陸軍方面今日說：由阿留申基地出發的美機，在過去三日內曾炸沉日貨船四艘，另外還有二艘可能炸沉，四艘可能受傷。另有美機在千島羣島的空中攻勢，顯然已經加强。另有解放式機一架曾單獨飛向千島羣島，在南部發見日方小型貨船九艘，炸沉一艘，可能炸沉一艘，擊傷兩艘，僅一枚發生在新知島西南二十五英里，是至今爲止阿留申羣島美機所炸離日本本土最近的千島羣島。

（中央社訊）據東京二十三日廣播同訊：『今長崎戰鬥機二十架，P—五一式機八架，荏草場附近機場，敵機先後分爲襲擊，經過鹿兒島和佐賀縣上空，掃射後從長崎飛去。』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二日電）第二十一轟炸機隊本日宣布：B二九式機襲擊日本工業區城市，已毀各部市工業區域共一百十二方英里。根據偵察照片，最近B—二九式機火攻，較小的七處工業城市，創敵戰時工廠區，超過九方英里，而二十二日超級堡壘轟炸本州之損及最近的三、六次火攻損毀沒有計入。

尼德漢在蘇聯
讚揚我國科學界成就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一日專電）中英科學合作館顧問，從中國來蘇代表英國科學界參加蘇聯科學院紀念會的尼德漢博士，昨日在紀念會的生理館發表演說，敍述中國科學技術界在戰爭中的成就。

取得美國國籍
允許印人入境
美議員提出新提案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一日電）美民主黨衆議員蔡勒本日向衆議院提一案，規定印度人民可進入美境，並可以取得美國國籍，這個案子已提交移民歸化委員會，該案的效力超過法案以前所提的一案。按該案已在上週之衆院委員會上通過，新法案是修正一九四○年的國籍法案，就是允許中國人和生在中國的人民得爲美國公民，並規定每年印人入境的數額。

釋放所有印度政治犯
美民族雜誌正義主張
魏菲爾離開孟買去西姆拉

（路透社紐約二十二日電）民族雜誌要求釋放所有印度政治犯，今天刊文說：『我們歡迎英政府打破印度僵局的新行動，特別是釋放尼赫魯及其他領袖。白皮書送給印度的是一個議價的文件。這是對克利浦斯建議案略加修改了的意見，增加了一些『臨時工作辦法』的條款。這些建議可望在解決憲法問題中，使不同社團的領袖之間易於合作。我們希望印度領袖對英國的計劃，不當做同他們協議的步驟，而當做獲得前進之點的機會，以便走向完全獨立。』

（路透社孟買二十三日電）印度總督魏菲爾爵士，已離開這裡到西姆拉去，以便主持星期一召開的印度領袖們的會議。

簡訊

△湘西勝利勞軍團湘西南方某地二十二日電：勞軍團在雪峰東麓勞軍工作，大都完畢，遂分組赴各部慰勞將士。

△上饒二十二日電：贛東各地久晴不雨，有災旱的現象，日前才得微雨，今日又大雨不止。

△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請辭職，已由教育部和蔣主席慰留。

日皇頒佈詔書
指出戰局嚴重

（中央社訊）據東京二十三日廣播：天皇本日就昨日已成爲法律的志願兵役法頒佈詔書，其中指出目前危機在日本歷史上最爲嚴重。

代論
中國文化界的光榮
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
——祝茅盾先生五十壽日

王若飛

中國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中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在中國文壇上努力了將近二十五年的開拓者和領導者的茅盾先生，今天是他的五十初度，也是他從事新文藝運動值得紀念的二十五週年。從他在中國新文藝工作當中所經歷的方向，從他對中國新文藝所開拓的道路，從他在新文藝旗幟下所指示的方向，都表現了茅盾先生的一切努力是爲了我們民族的解放與人民大衆的解放。今天爲了他的五十壽辰，爲了他在中國新文壇上二十五年來的巨大成果，我們都應當向他熱烈慶賀。

茅盾先生的創作事業，一直是聯繫着反映着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大衆的解放事業的。在他的創作的年代中，也正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大時代的潮汐，都反映在茅盾先生的創作中，他的『蝕』，反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在人民解放事業中的動態，他的『虹』，反映了五卅運動的側面，他的『子夜』，反映了內戰時期大都市的金融與民族工業的衰亂，他的『春蠶』，反映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封建剝削下的農村破產和農民的痛苦，他的『第一階段的故事』，反映了『八一三』中國抗日民族戰爭初期的動向和情緒，他的『腐蝕』，更反映了人民抗戰運動在一九四一年初所遭遇的黑暗阻力。——從茅盾先生的創作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大變動，也可以看到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起落消長。茅盾先生的最大的成功之處，正是他的創作反映了中國大時代的動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創作的中心內容，與[illegible]愛戴的。

[illegible]文藝界開出一條現實主義的道路。他所參加發起的文學研究會成立，『小說月報』經過革新，成爲中國提倡[illegible]現實主義文藝[illegible]『有其文不必有其事』的『[illegible]』對於文學的人生價值，對社會[illegible]徬徨煩悶的人們去所[illegible]性的一，他更指出：『文[illegible]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illegible]舞台，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住[illegible]自己身上發掘的，而又決意[illegible]名言：『將現實人生說與人生[illegible]一定是附着於現實人生的，[illegible]的文學。』這道路是茅盾先生[illegible]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illegible]注重社會的背景。』又[illegible]文藝青年『注重社會問題，同情[illegible]主義的觀點』，也正是茅盾[illegible]特別集中於北歐和東南歐弱小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作品，因爲他們的處境和我們深重的中國民族頗多相似。他所主編的『小說月報』出過『被損害民族專號』，出過『俄國文學專號』，他翻譯的『雪人』和『桃園』都是弱小民族的小說，其他的翻譯作品，也大都是[illegible]的作品。

茅盾先生的文藝事業是和中國人民大衆的解放事業聯繫着的，所以茅盾先生在中國新文藝的『大衆化』工作和『中國化』工作上，一直是站在先驅者的行列，而且是認真在實踐中探索着前進的道路的。在他的初期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文學作風的影響，但是這影響却隨着時代要求的前進和他的創作方法的改進，逐漸減退，另一方面大衆化和中國化的作風，却有顯著的進展。直到最近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我們可以看到茅盾先生的作風，是在利用民族形式爭取更廣大的讀者羣這一點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作品中，他并沒有放棄歐洲文學好的寫作方法，但是他現在正在更多的吸收中國文學的優良作風，爭取更廣大的讀者。

茅盾先生今年是五十歲了，但是茅盾先生的旺盛精力畫都說明他正是壯年，他在中國文壇上二十五年的辛勤勞作，正如文藝界所說，有一個最大的特點爲人們所不能忘，就是他『有所爲，有所不爲，他經歷了好些艱難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適然自得。』

他所走的方向，爲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人民大衆解放服務的方向，是一切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應走的方向。中國人民應當把茅盾先生二十五年來成就看成是中國文化界的光榮，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中國人民的光榮。我們在此敬祝茅盾先生的健康，更希望他以五十初度的壯年，在中國新文壇上作更多的努力，爲中國人民大衆新的民主主義文藝貢獻更多的東西。這期待不但是我們的，而且是全中國千千萬萬爭取民主爭取解放的人民的。

江南淪陷區敵寇大肆破壞
我同胞遭空前浩劫
敵人踏平秧田，搶走耕牛，燒掉農具稻子，幾百萬同胞流離失所！

（中央社屯溪二十二日電）滬訊：江南淪陷區現在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大浩劫，敵寇在臨死前對我萬千同胞作大規模屠殺，滬杭一帶自今年四月二十几開始，敵寇將蘇浙、松江、嘉湖和上海縣境一帶村分五次投遞通告，所有存糧甚至豆餅等飼料，都被搜刮一空，最後又將各地秧田踏平，村莊所有農具、稻子、耕牛、稻禾以及農作物以及所有較運走的都被劫走，火光燭天，運總幾十天，慘呼哀號之聲，遍野都是。受災村莊估十之八九，被災同胞幾百萬人，他們有無以生存，而且不能再繼續生產，勢必成爲餓殍，所以現在已開始作大規模流亡，上海米價大受影響，在一月內飛漲達五十萬元之鉅（現每石已出六十萬大關），據聞敵寇竟籌到百萬元一石，鈔寇手段的毒辣慘酷，當以這次爲最深重害。

了。（美新聞處電）麥克阿瑟元帥今日宣佈：澳軍仍在魯頓和婆羅乃灣從事搜索，魯頓機場已經佔領。據悉婆羅洲煉油廠仍舊完整，並有廠有幾千加侖汽油。

（又電）麥克阿瑟總部本日公報：美機轟炸菲島[illegible]

克里米亞決定的光輝勝利

波蘭問題圓滿解決

邀請國內外民主代表七人參加波蘭國民會議和臨時政府，政府全部人選名單，日內在華沙發表。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二日電）關於組成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問題。正如已經公佈過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莫洛託夫，英國大使卡爾爵士和美國大使哈里曼先生，由三個同盟強國的克里米亞會議授權，與波蘭臨時政府人員，以及波蘭國內外其他民主領袖，商量容納波蘭國內外民主領袖，在更廣大的民主基礎上，改組波蘭臨時政府事宜，並且商量關於組成一個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事宜。

已經來到莫斯科的波蘭臨時政府人員和波蘭國內外其他民主領袖，在六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之間，就改組波蘭臨時政府事宜以及組成一個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事宜，舉行了連續的會談。由於波蘭臨時政府人員和上述民主領袖之間舉行的這些會談的結果，已經就根據上面指明的基礎組成一個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一節，商得了完全的協定。已經提交波蘭問題委員會的這個協定的全文如下：

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代表們：議長貝魯特先生，副議長和瓦爾斯基先生，總理摩拉夫斯基先生和副總理哥摩爾卡先生；來自波蘭國內的民主領袖：基歐尼克博士（因維多斯先生染恙，特來代理），科洛樂斯基博士先生，克什澤斯夫斯基教授先生，庫特齊巴教授先生，和舒拉夫斯基先生；來自國外的波蘭民主領袖：米洛拉茲科先生，科洛吉伊先生（特來代理薩科夫斯基工程師），和史丹茲克先生——接受依據克里米亞的決定而設置的，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莫洛託夫先生，英國大使卡爾爵士，和美國大使哈里曼先生組成的委員會的邀請，而到莫斯科。

上述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代表們以及來自波蘭國內和國外的民主領袖們，確信：波蘭國家的民族尊嚴與主權獨立感，要求波蘭事情應由波蘭人自己來解決，關於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改組，已獲得完全的默契。

這種默契就表現在一致通過的下列決議中：

（一）邀請來自波蘭國內的維泰斯先生和來自國外的格拉夫斯基先生，參加波蘭國民會議主席團。

（二）把來自波蘭國內的基歐尼克先生和威柴赫先生，以及來自國外的米洛拉茲科先生，史丹茲克先生和修古特先生，容納到全國團結的政府裏來。

（三）全國團結的政府的全部人選名單，將於日內在華沙發表。

同時，已經決定邀請一向僑居國外的若干波蘭民主領袖參與國家活動，其中有勞動黨黨魁波皮爾先生，以及科洛吉伊先生和薩科夫斯基先生。

議長貝魯特先生，負責將上述決議通知由莫洛託夫先生，卡爾爵士和哈里曼先生組成的委員會。

由克里米亞會議授權主持波蘭問題委員會的莫洛託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卡爾爵士，已很滿意地注意到波蘭臨時政府人員和波蘭國內外其他民主領袖們就組成一個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事宜商得的協定。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二日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六月二十一日，接見波蘭國民會議議長貝魯特先生，和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摩拉夫斯基先生。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二日合眾電）這里舉行會議結果，雅爾達所規定的波蘭政府已有成立可能。官方發表聲明說：美英兩國已同意取消對於倫敦波蘭政府的承認，而接受真正代表波蘭人民的新政府。波蘭三集團在這里舉行一星期的討論以後，業已成立協議，詳情數日內將在華沙宣佈。官方宣佈：前倫敦波蘭總理米柯拉茲科不久即離莫斯科赴華沙，擬定最後辦法。米氏與倫敦波蘭社會勞工部長史丹茲克，國家會議議長格拉布斯基，波蘭都已同意在新政府任職。

將在下星期開始 審判納粹主要戰罪計劃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電）英外部本日發表同盟國會商審判德國主要戰爭罪犯的計劃，定下週開始。參加會議的有美、英、蘇、法四國代表，會議將研究主要罪犯的名單及公訴手續。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戰罪委員會今天說，歐洲主要戰犯如戈林、里賓特洛甫及赫斯等，將由英美法蘇四國組成的盟國軍事法庭審訊，初審約於今年夏末舉行。傑克遜在倫敦記者招待會席上，鄭重指出控告主要被告的[illegible]行，徒涉及納粹的基本計劃。有人主張除對在納粹德國當權的大批個人及官吏加以控訴外，還有許多自動的組織如德國秘密警察的黨衛軍等，也應加以檢舉。

社論　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路程

今天是沈雁冰（茅盾）先生五十初度的日子，同時也是他從事文學工作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日，我們在此衷心地向這位爲了中國人民的文教工作而辛勤了二十五年的鬥士和領導者致敬，同時也想以茅盾先生堅定地鬥爭過來的二十五年的歷史作爲一根輝煌的紅線，來談談中國智識份子和文化工作者所經歷了的道程。

從今天向過去回溯五十年，這正是中國民族歷史上充滿了血淚和辛酸的時代。茅盾先生出生在甲午戰爭的直後，他的文藝活動開始於五四運動之後兩年，這中間經過了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一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五十年，特別是以後的二十五年之中，異是中華民族從奴隸和屈辱之中翻過身來的波瀾壯闊、交織着光明與黑暗的鬥爭時代。在這個大時代中生活過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掙扎在一浪猛於一浪的民族爭自由解放的怒濤巨浪之中，祇要能以年輕人的誠實和真摯來看一看民族的災難，將一般大衆的痛苦，誰都會從國破家亡之痛，油然而生圖強改革之心。被長期的封建制和殖民統治際遇作踐到奄奄一息的東亞病夫，擋不住洶湧而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改革圖強就必然的非和內外的兩個敵人——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正面衝突不可。反對封建以帝國主義——爭民主爭自由變成了這一個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的中心題和鬥爭目標，而茅盾先生辛勤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也就集注在這個偉大的任務上面。文藝要爲人生，也就是要爲民族的解放，要爲大衆的幸福，這是他二十五年來一貫的努力方向，而這也正就是貫穿了他創造過來的中國新文藝的一根燦爛的紅線。他的文藝活動開始於介紹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的文藝作品，和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期的進步民主的文藝理論，這是今天研究茅盾先生生涯的人最值得注意的一點。爲民族，爲人民，爲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自由解放，他不屈一切地投身於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巨浪之中，他不僅用他的作品而且用他的實踐來領導了一九二七年以後那個嚴酷環境艱危時期的革命文藝運動。中國民族祇有無我地以人民大衆的幸福爲主的，纔能這樣自然地用他的心血來哺乳了年青一代的人，才永遠地被銘記在人民的心中。

茅盾先生很自謙地慨惜於自己的「不曾寫出中國最平凡而其實是最偉大的中國老百姓」，但是在他一切勞作中，他對這些最平凡而最偉大的老百姓的同情，卻是始終一貫的。他同情着這些平凡的人，他描破了那些衰落了的農村的可怕情景，他替他們訴述了他們的苦痛，他活生生地描寫了小城市乃至都會窮人區域裏的那些「會使窮人的動物」，他也常常帶着憐憫的溫情，揶揄和嘲笑了他所熟悉的那小圈子裏的人物，——祇要自己腳下有人可踏就不惜自己身上被踏的那些小市民階級，可是看，當他的筆觸接觸到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如何的嚴烈，他的心又是如何的充滿了憎惡與憤怒啊！這是清清楚楚的是非，這是明明白白的愛憎，這是一個有進步世界觀的現實主義作家的嚴正的態度，這也就是他有所爲與有所不爲的基準。從這種是非之辨，愛憎之分，從這種明確的立場和態度，我們相信在今後茅盾先生的作品中，一定會更光輝地寫出平凡而偉大的中國老百姓來的。

五十歲正是壯年，在目前這偉大壯闊的大時代中，茅盾先生的創作活動也正到達了圓熟的境地。回顧一下五四以來的同時代文化工作者，我們覺得中國新文藝運動中有茅盾先生這樣一位彌久彌堅的戰士，是值得驕傲的。經過了五十年的苦難，中國民族經過了浩烈的鬥爭，支付了無數的血淚，終於，黑暗時期將消逝，中國老百姓開始翻身，開始要自己來做主人公的決定時期來臨到了，在這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紀念他的二十五年的勞績，它的意義是更大的。讓我們用更大的努力來走這光榮而艱險的路程，讓我們新文藝運動的[illegible]光輝的旗子更光輝吧。

杜魯門明天去舊金山

（中央社華盛頓奧林匹亞城二十二日電）杜魯門總統今天說，他定二十五日離此往舊金山親視聯合國憲章簽字，並對大會末次會議致詞。杜魯門總統在去舊金山途中，將巡視美國西北部數城市波特蘭，他預定二十七日離舊金山到他的故鄉密蘇里州獨立城。

斯大林手令宣佈 蘇軍勝利大檢閱 明天在莫斯科紅場舉行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最高總司令的手令：爲了慶祝在偉大愛國戰爭中對德國取得的勝利，我下令：定於六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紅場上，舉行勝利大檢閱。參加大檢閱的部隊爲：各戰線的混合團，國防人民委員部的混合團，海軍的混合團，各軍事學院，軍事學校和莫斯科駐軍的軍隊。勝利大檢閱，將由我的代表朱可夫閱兵，羅科索夫斯基指揮。

最高總司令 蘇聯元帥 斯大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聯合國明天舉行大會 將最後通過世界憲章

英美代表預料兩國議會即將批准世界憲章

（本報綜合報導）舊金山會議後天就要閉幕，所以大會秘書處正日夜趕工，校閱已經完成的憲章初稿，翻譯人員把英文本的憲章初稿，譯成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這是大會法定的文字，準備二十五日全體大會作最後通過。參加中文翻譯的有秘書處和英法代表，決定二十四日譯好。俄文本二十二日就已譯好。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二十二日曾發表以下聲明：聯合國憲章各章初稿，已非正式發表，這個初稿現仍由大會有關部門予以研討中。上述憲章在提交大會全體會議通過以前，文字方面將加以修改，因之初稿並不能作爲憲章的最後定本。美參院外委會主席和出席舊金山會議美國首席代表康納利，廿二日發表書面聲明說：「世界憲章」一定能經美參院以必需的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因憲章內容毫無黨派色彩，無論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將一致擁護。」美參院中頑固的孤立分子（領袖是蒙大拿州民主黨參議員惠勒）現正發傳組成一「決死戰團」，對批准憲章一舉作惡戰。但據舊金山人士說，目前情勢和一九一九年參院拒絕批准國際聯盟約時不同，因（一）今天美代表團中，大半是國會議員，（二）多數美人都認爲孤立派政策眼光短淺，而贊成參加世界大事的人士，日見增多。

英代理首席代表兼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勛爵今天向報界說：不論英國政府因未來普選而有任何改變，英國對「聯合國」的態度，一定保持不變。英國對日作戰，一定努力不懈，不論那一黨執政，英國態度，也將不變。又說，英聯合王國對世界各國的態度，也將不變。英下院對世界憲章的批准，諒無困難。他又檢討舊金山會議的成就說，新世界憲章的最好優點之一，是五強一致合作，舊國聯的失敗，在於其會員國不能合作。

敘黎兩國發表公報 要求法軍撤退出境

英政府對出軍干涉中東事件有所聲明，說他們是爲了中東秩序，不是爲了英法關係。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電）敘利亞及黎巴嫩本日發表聯合公報說：兩國政府中所有法籍職員，將一律免職。公報中並申明對於法軍撤退敘黎的要求，並命令在法國殖民地軍隊中服役的敘黎兩國人民從速回籍。

（中央社貝魯特二十二日路透電）敘利亞及黎巴嫩兩政府定於下週向法國同時提出相同的照會，要求取消有關敘利亞及黎巴嫩完全獨立的殘餘法方權益。照會中要求移交現存法國駐軍指揮下的當地士兵，賠償一九四二年維琪政府司令鄧茲將軍所掌管的公共利益基金，並撤退中東法軍。黎巴嫩外長法倫安本日強調敘黎兩國都將採取同一步驟，以求完全獨立，並應獲同等待遇。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英政府本夜發表附件，聲明英軍的干涉敘黎事件，絕無取該地法國地位而代之的企圖。聲明的用意，在使無人對英政府的意向有任何懷疑。聲明中說：「根本問題並非英法關係的問題，而是法國與敘黎兩國間未來關係的問題。英首相與外相前已帶釋英政府對戴高樂將軍允許敘黎獨立的諾言表示贊同，但英軍干涉的所以成爲必要，實因敘利亞地方事件似乎可能擾及整個中東幷妨礙盟國作戰。」

同盟國賠償委員會 在蘇京開首次會議 由邁斯基出席主持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二日電）六月二十一日同盟國賠償委員會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邁斯基主席，在莫斯科舉行首次會議。同盟國賠償委員會的任務在於根據克里米亞會議決定草擬賠償計劃，並將計劃交付各政府決定，三國代表決定立即從事檢討技術問題以便從早獲得有效結果。

歐洲遠征軍總部 盟方宣佈即將解散

科隆行政權移交英方

（中央社巴黎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二十一日路透電）盟國遠征軍總部民政府管理處處長格拉賽，將二級上將今天說：歐洲遠征軍總部即將解散。所有民政處及軍政府管理處現準備移交盟國管制德國委員會。移交的事在艾森豪威爾元帥由美返歐以前，恐不能完畢。但初步手續現已經辦中。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倫敦二十二日電）佔領軍昨夜正式將科隆的行政管理權移交英方，據當地英軍司令說：科隆軍政府事實上將無變更。

國際零訊

法新聞處巴黎電：越南法軍總司令薩巴基埃將軍已抵巴黎，二十一日晨謁見戴高樂，密談兩小時之久。

法新聞處巴黎二十二日電：法國與瑞典簽訂商業協定，法國據此約，法國得向瑞典輸入十四億法郎貨物，多數爲紙、鐵、機器及電氣材料，瑞典由法輸入十億法郎酒類、木材、藥物等貨物。

合羅馬二十三日合眾電：意大利格拉齊阿尼元帥，以被控與德軍合作，犯判國罪一案，今已開審。他其三高級軍官也同時受審。

莫斯科有列車到柏林去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二日路透電）莫斯科與柏林間第一列[illegible]的快車，定於本月二十五日由莫斯科開出，全程共計一千二百英里，三日可達。每週開行兩次，中有睡車、餐車、酒吧車（可容乘客一百人）及[illegible]，且備有洗澡間及淋浴，乘客在全程中可以收聽歐洲的廣播節目。

疥瘡愈揭愈多 高秉坊案昨日再審

辯護律師說他「有功抗戰，國之人才」（？）

（本報訊）高秉坊大貪污案，昨上午八時在實驗法院二次開審。除上次庭上審問的貪污案件外，根據法院近來調查各地各機關文件結果，又查出高秉坊許多新的貪污事件，並部份證實有據。庭長李崇蕃根據這些新的證件，問高秉坊，爲什麼挪用茂汀，秦和，衡陽，贛林，貴州，浙江，福州等各地直接稅分局鉅額公款，在各該地大量囤購布匹文具等日用品？當東南戰事吃緊時，高秉坊曾電浙江分局「特購貨設法脫手」，這些當庭均有電文案卷作證。高秉坊面對着這些證據，問東答西，支吾搪塞。李庭長每提及一個案件和證明審問時，高秉坊總照例的說：「庭長，這大概是錯誤，或者誤會。」李庭長說：「難道這些當地直接稅局的負責報告，都會錯誤和誤會了你高秉坊嗎？」高秉坊腔濟眼鏡低調支吾着：「這，這……我就不知道了」。庭長說「根據調查所得，你高秉坊在全國各地直接稅分局都貪得有貨物，並且都有[illegible]高秉坊的電令。」高秉坊對此也支吾的說：「這，這……我不知道，要查查」，庭長說：「用不着再查了，已經過了！」旋即審問高秉坊的助手姚觀[illegible]的所謂「供職」高秉坊的「生產合作社」，並訊證高秉坊「生產合作社」的管帳胡世明，胡世明被庭長幾句話就問住了，紅漲着臉答不出話來，看樣子大概是忘了「台詞」，還沒有準備得熟練的緣故，庭長說：「好了，你快下去吧」。審問完畢，檢查官說：高秉坊貯有擅提公款，侵佔財物，假借職務損害國利罪，應予治罪，此時開始辯論。辯護律師章士釗、鄧人[illegible]、陳世廣等三人，滔滔「大道」了三小時。章律師引經據典，引證論語，漢史來爲高秉坊作辯證，結論是高秉坊並非貪污。他提高了嗓子說：「我不信天下能有此無恥之徒，喪心病狂以至於如此」。他的辯論結語是：「高秉坊有功抗戰，國之人材，毫無過失」。因之他對庭長說：「請庭長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項諭知被告高秉坊無罪。」

辯論終結，庭長宣佈該案定本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宣判。

川江引水工資未得合理解決 引水人員罷工停航

下游引水工會曾招待記者報告停航經過

（本報訊）引水管理委員會原規定之引水人員待遇標準，航商久不遵行，曾一度引起引水人員罷工停航，後由社會部出面仲裁，十九日仲裁結果將原規定之實物待遇取銷，將甲等引水費由二萬二千六百元減爲一萬八千元，並將三等引水資格取銷，以圖減低航商開支。上下游引水工會均拒絕接受此種仲裁，認爲這次仲裁結果太不公平。前日下午下游引水工會推派代表三十餘人到社會部請願，並提出如下四點：（一）發付實物，或按實物市價發付代金。（二）如不發付實物，將特別津貼按實物市價發付代金。（三）改善引水福利設施。（四）改善引水工作設備（如改善船上引水食宿設施）。前日請願毫無結果，前日下游三斗坪、萬縣、涪陵、長壽、寸灘、唐家沱都一律停航。下游引水工會前日下午六時招待新聞界報告仲裁及停航經過，並希望有關方面接受前日提出之上述四項要求。

（中央社訊）長江上游渝敘段下游渝宜段航輪昨天仍未航行，據社會部方面今晚說：長江上下游今天即可全部復航。

盟軍和南斯拉夫 簽訂補充協定

補充佔領凡納齊亞——久里亞的原定計劃

（美新聞處羅馬二十一日電）盟軍總部今天宣佈，盟軍和南斯拉夫，已簽訂補充協定，補充盟軍佔領凡納齊亞——久里亞的原定計劃。這佈告說：這次商談，談到了在伯爾格萊德所議定的邊界的詳細輪廓，使若干南軍受盟軍地中海區最高司令指揮的辦法，使用的里雅斯特港和波拉港的辦法，以及有關盟國和南斯拉夫當局相互利益的行政事務。依照伯爾格萊德協定，該區域將由美英軍佔領，東部區域將由南軍佔領，該區最後劃界須在和平會議上決定。

茅盾先生著作編目

長篇

蝕（分幻滅、動搖、追求三部）

虹

子夜

霜葉紅似二月花

第一階段的故事

腐蝕（在『大衆生活』連載）

走上崗位（未出）

中篇

三人行

路

多角關係

劫後拾遺

短篇

春蠶

宿莽

野薔薇

泡沫

煙之集

第一二集　以上都是短篇，以上各書現已絕版

小說第一集

小說第二集：秋收，殘冬，當舖前，宴會，水藻行，牯嶺之秋，喜劇，[illegible]的喜劇，趙先生想不通，微波，『浪花』，夏夜一點鐘，你一個半天的工作，[illegible]，大鼻子的故事，『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手的故事，有志者，尚未成功，無題，大澤鄉，豹子頭林冲，光明到來的時候。

創造，自殺，詩與散文，一個女性，色盲，[illegible]，小巫，林家舖子，曇，泥濘，陀螺，右第二章，石碣，神的滅亡。

[illegible]，寥[illegible]的復仇。

論文

[illegible]園，委屈，[illegible]結上，小圈用的人物，過年。

歐洲大戰與文學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文藝論文集

散文

速寫與隨筆

話匣子——大部分內容又收入速寫與隨筆（話匣子已絕版）

炮火的洗禮

見聞雜記

印象、感想、回憶

翻譯

雪人（蘇小民族小說集）

他們的兒子（西班牙）

一個人的死（新希臘，聖瑪珂司）

文憑（伏，丹青科）

戰爭（蘇，奇洪諾夫）

復仇的火焰（蘇，巴甫林科）

人民是不朽的（蘇，格羅斯曼）

書簡，回憶，雜記

高爾基（蘇，A羅斯金），與戈寶權等合譯

時間的紀錄（未出）

郵務總工會

（中央社訊）全國郵務總工會全體執監聯席會閉幕。總工會自十五日起假中國勞動協會工人福利社召開第三屆第二次全體執監聯席會議，到各地來渝執監委員暨代表，有喬文煥（郵），鄭貸淡（湘），陳清如（蓉）等四十五人，議在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閉會。由朱學範、王宜聲、郭誼柒等分別擔任主席，報告並檢討第一次會議和工作概況，收到提案共計一九五件，但審查後決議確定郵運方針，聯合全國性的勞工團體籌組中華全國總工會，參加國民大會「郵工代表」，加入國際郵務工會，請中央明文規定等等。

讀者園地

霍亂猖獗人人自危 百萬市民生死攸關，開不得玩笑。

編輯先生：近來本市霍亂流行，死亡很大，衛生局對此事，開始否認本市有霍亂存在，不予積極處理，等到疫勢蔓延，不可掩飾時，又多方推諉，歸咎於自來水停水及清潔夫移交警局，並且說暑天氣再熱，霍亂必更猖獗，輕描淡寫，自承無能爲力，大有隔岸觀火之勢。我們身居重慶，利害切已，實在不能像官長們那樣安閒，一切都聽其自然。特對衛生局作下列建議：（一）加緊實行飲水的清潔，派人在江邊及自來水站在用戶水缸裏面加漂白粉。（二）強迫防疫注射，分區舉行，切實做到人人注射防疫針。（三）嚴格取締及管理冷食店及熟食店。（四）普遍宣傳，使市民明瞭防疫之重要。（五）從速多開辦臨時霍亂病院。（六）大量免費供應生理鹽水以利治療。（七）動員本市全體醫生以補人員之不足。以上數點，我們也知道非衛生局一局之力所能辦到，但總希望市政府和衛生局負起責任。當局對事一向都是只說不做，對事敷衍塞責。多置大的事情也只草草了事，或藉口一腳種困難，推卸責任。但這次是百萬市民的生死問題，開不得玩笑。

張德三 周煥 賴翰章 敬上

編輯先生：天天都有死亡，在小龍坎這里，經常有幾處有停的屍體，兩個人抬着屍的飯館前面，吃飯時，就把屍體抬起來，死人走開後，又四散飛去，這種是極危險的傳染根源，特向當局呼籲轉告有關機關取締屍房，使屍體須用木棺材裝殮，死人的家屬應注意人道，且免傳染，請公諸報端，喚起社會人士注意。

小龍坎居民周安卜

霍亂可怖

編輯先生：鄰人死於霍亂，[illegible]

編輯先生：霍亂在陪都流行，民衆[illegible]

重慶街頭

△雖幾天重慶街頭，一清早，總能看見一張一張吃糧的人，讓幾口棺材，大概大致地在街頭巷邊擺着「瘟神」。

△幾場大雨後，街市溝渠淤塞，不少地方臭水橫流，行人掩鼻。

△公共汽車司機被毆案，已不了了之，受傷司機，但是民仍後偶於醫院，乘車不買票的份子，日見增多，無可奈何。

△公共汽車司機最近聲稱每日加班一小時，而每月三百元製服費津貼，則自六月份起停發。

△[illegible]霍亂的「紅十字」，不僅出現於店門住宅之上，且已掛在小孩身上，不少小學生背貼「紅十字」，似無人開導。

△強制市民打防疫針一事，保甲長不如捐派捐款那樣積極。

△新聞記者法，遭中外輿論評擊，當局還要修改，七月一日似難實行。

回顧

茅盾

大作者到了一定的時期，多半會感到一種煩惱，假使說所謂「眼高手低」，特別是在這過中的什麼寫作計劃太多的時候。因爲想要寫的太多了，就更加感到生活經驗太不夠，更加感到自己的一枝筆跳不出自己從前所假造的那個狹小而硬化了的圈子。這時候，如果有人提醒一句：你已寫作了相當久的年月了，你的歲數也相當大了，——那一股滋味當真可以說是有點近於悲哀的。

人在希望中長大。假如五十而不死，還是要帶着希望走完那所剩不多的生命的旅程。站在五十的歲數點上，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會吃驚，也會慚愧，自然更多慚愧。路不平坦，我們這一輩人本來誰也不會走過平坦的路，不過，摸索而蹣跚，跌倒了又爬起，迂迴而再進，我卻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經驗；我也有我的，可只是平凡的一種。平凡的經驗只能產生平凡的故事，我所惶愧而亦感慚愧的，乃是不曾寫出中國的最平凡而其實是最偉大的老百姓。

也常有人問起那些是我自認爲得意的作品。這時候，我總是窘得很。我生怕我的回答被認爲不誠懇。一篇作品在寫作的當兒，自然亦自信有點把握，不然，便寫不下去了；及至脫稿，自然也自覺得還能滿意，不然，我不會拿出去發表了。可是，經過若干時候，我出來再讀一遍，每每不禁惘然自失，乃至面紅耳赤。剛寫成的時候，總都自以爲不太壞，日後再看起來，沒有一篇自己滿意。這就是我的自白。因此，我如果回答說，沒有一篇自己認爲滿意，倒並不是客套。

而但一種由「得意」到「懊喪」的距離，近來確是愈來愈短了。這是退步，但或許也算得是進步；可不是，眼光是越來越高了？近來寫稿，常常只好模擬出息地拖拖「出門不認貨」的心理。歇然以前，雖然頗用一番心，但脫稿以後卻連回看一遍的心情也沒有了；因爲明明知道再看一遍就不想拿出去了。一種習熟天氣的壓迫，老是追住你不放；寫出來的東西總是支吾其詞，像在存心搪塞。筆下也越來越乾，但亦無可奈何。這都是實情；從前興會所至，可以一氣寫下一大段，——使當頭一大段後來又刪的只剩幾句。這才是實情。照現在這樣情形，[illegible]，只好硬着頭皮送出去完[illegible]「對口供」了，——這當然[illegible]。

自己想來，當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的生活圈子實在比今天的還狹小得多，對於人情世故之了解，也大不如今天。然而那時候興致勃勃，寫之不已，好像可寫的東西多得很，自己也會驚喜那時的意氣不小呢，然而不快。因爲這是一點狹小的生活經驗，雖是我那時生活的全部——至少是那時生活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也因爲囿於小，所見所感反倒覺得好像很多，寫作的興會來了。及至閱歷漸多，一方面固然明白了昨日之可笑的幼稚，同時卻也痛感得今日之生活經驗之不夠得很。人一如大海，出海愈遠，愈覺感得其浩森無邊。昨日偏見了這世界之一角，自以爲得之，今日既由一角而窺見更多，自己覺得終究是非常之渺小。倘不肯即此自滿，又不甘到此止步，那麼，這才是自失；如何由此更進，使我之認識，自平面而進於立體，這是緊要的一關。能不能勝利地通過這一關呢？不敢說一定能夠，但也不甘願說一定無望。事在人爲。幼時在故鄉讀小學，因爲那是一個書院改成的，大門上懸着一付對聯，是這樣十個字：「先立乎其大，有志竟成。」我想我們從事寫作，這十個字極有用處。我們寫作的範圍決不是包羅了三百六十行的，然而三百六十行的事兒我們不能不都懂得一點。作家表現在我們筆下的，只是現實的一局部，然而沒有先理解全面，那你對於這一局部也不會真正認識得透徹。所以我自覺我，最後的工作此時正當開始呢，要認真用功起來。

我怎樣開始寫第一篇小說的？事極平凡。因爲那時適當生活「動」極而「靜」，許多新的印象，新的感想，縈迴心頭，驅之不去，於是好比寂寞深夜失眠想找個人談談而不得，便喃喃自語起來了。如果有人說，那時只覺得不傾吐心頭這一點東西便會對不起人也對不起自己似的。至於這一點東西應當以如何形式寫出來，後來一概都不管了；自然，更不會考慮到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是否投合世俗之所好了。後來我寫長篇小說大都先有一個比較詳細的大綱，可是寫「幻滅」的當兒並不曾想到應該如此鋪設先作這一下。那時簡單得很，我要傾吐的這一點東西就是在幾個人物的身上，那就把這幾個人物作爲間架，拈上了現成的故事就算了。認真來寫，而且先寫比較詳細（那時的也還是比較詳細而已）的大綱，是從「動搖」開始的。

通常以爲「幻滅」等三部小說裏的人物大概都是我極熟的一些朋友的「化身」。自然，中間有一點熟人的影子。但這所謂「熟人」並不是「我的朋友」的意思，而是說，我的生活份和他們的生活有過接觸；這接觸的時間或久或暫，範圍或廣或狹，大多數我只看到了在工作中的他們的面目，能夠也看到他們私生活的角落的只是少數。我對於他們的知識，說不上是完全的。然而也許正因爲不全，那時我倒有膽量去描寫他們了。這好像理之所無，可當在又是事所常有的。這一印象不是爲諷，通常是應當加以詳細的檢討的。觀察人物，我以爲常常得經過三個階段：最初是有所見而不全，此時倒有膽于提筆寫；其次是漸有所見然而愈看愈不敢說已有把握，此時就不敢輕於下筆；最後方是漸覺認識清楚，還有所見，這才自信力又回復過來。能在第一階段上寫作，不被第二階段所嚇倒，則到達最後一階段也不是怎樣困難的。寫作之事，是一種勞作，寫作的用心之處好像跟着代數課題沒有什麼兩樣。不少這樣的題目：上手看時很簡單，解起來卻遇到困難；更多的是這樣的人：初看單純，愈看愈覺得不那麼簡單。

事實上各人的寫作習慣各人不同。因爲相信寫作之事是一種勞作，所以我的慣用的方法也就跟着普通勞作一樣，比方說，製造一架機器什麼的，材料應當豐富，代用品和「第二手貨」，儘可能要避免。檢驗材料是第一義。以後的工夫便是打圖樣了。我的習慣，圖樣不厭求詳，倘可能，詳盡到等於作品的一個縮本的樣子，也就更好。打圖樣的時候，往往會發現材料的不足，而打圖樣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通過它檢查思想有沒有未成熟，或材料有沒有未盡合式。我所以十分看重打圖樣這過程，理由便是這一點。這一步功夫做過以後，剩下來的事情，我以爲便很簡單了。要是還會遇到困難，到那一步是打圖樣的時候太疏忽，不得不撤手的，也是常有的事。[illegible]雖然也還是生活經驗不夠，認識不清之故，這不是技術問題。我以爲寫作上遇到的任何難關，歸根到底都是思想問題。（甲申、端陽。）

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

●葉聖陶●

我與雁冰兄初次會面，記不清是民國九年還是十年，總之在文學研究會成立，小說月報革新之後。列名於文學研究會，經常投稿小說月報，都由鄭振鐸兄來信接頭。那時振鐸兄在北京，彼此也沒會過面，他見我在新潮上登載幾篇小說，就通起信來了。小說月報革新號印出來，我的一篇小說前面，冰兄加上幾句按語，表示獎讚，我看了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到上海去，就到他鴻興坊的寓所去訪問他。第一個印象是他精幹和廣博，我自己與他比，太粗疏了，太狹窄了。直到現在，每次與他晤面，仍然覺得如此。那時還見他的弟弟澤民，一位聰穎英挺的青年。振鐸兄已從北京到上海來了。我們同遊半淞園，照了相片。後來商量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擬訂譯本目錄，各國的文學名著由他們幾位提出來，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字。

雁冰兄是自學成功的人。他在商務印書館任事，編譯工作不只是他的職業，是他磨鍊自己的鍛鑛。在主辦小說月報以前，已經有好些著譯問世了。那時候似乎還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藝思潮，雜誌上一些譯品，以及成本的翻譯小說，無非如蘇州人所說「拉在籃裏就是菜」，遇到什麼就翻什麼。雁冰兄卻專心閱讀外國的文藝書報，注意思潮與流派，又運用他的精審的識力，選擇內容與風格都有特點的那些小說翻出來，後來組成的集子如「雪人」、「桃園」等，大家認爲很好的選集。他把許多的書堆在床頭，紙筆也常備，半夜醒來，想起些什麼，就捻亮了電燈閱讀，閱讀有所得，隨即寫在紙片上。當時我聞知他有這樣的習慣，非常欽服，我是從來沒有這樣勤奮的。

小說月報的革新，是極有意義的事。這種雜誌記得創刊在宣統年間，只是供人消遣的東西。後來惲鐵樵先生接辦，要在小說之中講求起古文筆法來，未免矯枉過正。惲先生辦了幾年，不知道爲什[illegible]變，又由先前的編者王蒓農先生接辦，恢復了以前的格調。但是五四運動起來了，對於文學，喊出了「新文學」的名稱。就粗淺說，新文學好像等於白話文學。其實並不盡然，除了白話以外，大家心目中還有一個朦朧的影像，要求一種骨子裏全新的文學。於是雁冰兄接辦小說月報了，理論與作品並重，認認真真做一番啓蒙工作。在以前，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幾位也出過小說雜誌，意思也在啓蒙，然而他們的觀點太近於功利了，所載的作品又是說實性質的居多，反而把文學的功能縮小了。我不說革新以後的小說月報怎樣了不起，我只說自從小說月報革新以後，我國才有正式的文學雜誌，而小說月報的革新是雁冰兄的勞績。

雁冰兄起初不寫小說，直到從武漢回上海以後，才開始寫他的「幻滅」。其時小說月報由振鐸兄編輯，振鐸兄往歐洲遊歷去了，我代替他的職務。我說，寫些小說吧，雁冰兄說，讓我試試看。雖說試試看，答應下來就真個動手，不久，「幻滅」的第一部分交來了。登載出來，引起了讀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聽這位「茅盾」究竟是誰。徐志摩先生曾經問我，「幻滅是你的東西吧？」我搖搖頭，「我哪裏寫得出這樣的東西？」他也不再問到底是誰了。我不肯坦白的告訴他，一定對不起雁冰兄。在第一分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沒有姓矛的，把矛字改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這是我的意思。與他商量，他也不反對，就此寫定了。誰知道後來有少數人以爲茅盾是矛盾的正寫，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寫成茅字，這個錯誤的責任是應該由我負的。「幻滅」之後接寫「動搖」，「追求」，不說他的精力頑強，單說他擴大寫述的範圍，也就可以欽佩。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說哪有寫那樣大場面的，及其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我很榮幸的有讀他三部曲的原稿的優先權，又一章一章的給他校對，但原稿排成清樣。那時我與他是鄰居，他的居室在樓上，窗帷半掩，裏在燈光，往往到深夜還未就睡。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寫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種描摹不來的感念。如今回想起來，那情感全然如新，但是時間相距已經十七八年了。

他作小說一向是先定計劃的，計劃不只藏在腹中，往往要寫在紙上，寫在紙上的不只是簡單的綱要，竟是細磨細琢的詳盡的記錄。據我們記憶，他這種工夫，在寫「子夜」的時候用得最多。我有這麼個印象，他寫「子夜」，是兼具文藝家寫創作與科學家寫論文的精神的。

近來他寫「霜葉紅似二月花」與「走上崗位」，想來仍然是這樣。對於相信那可恃而不可恃的天才的人們，他的態度就是個可取的模式。

最近問起他「霜葉紅似二月花」後文如何，他告訴我還沒有寫下去。我心裏想，「霜葉紅似二月花」擱置也無妨，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在這個時日，他有更急於要寫的題目，大家在等待寫那種題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適於寫那種題目的作者。可是我沒有把這個意思說出來，我知道說了出來他將怎樣回答我。然而，那種發悶的天氣會長久嗎？「作自由的說話」總將[illegible]的海洋。今年雁冰兄是五十歲，算他十年，到他六十歲的時候，他的紀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寫了起來而且完稿了。我們等着吧。

天氣太熱，旅中又不習慣寫文字，雜亂寫來，未盡什一，很覺惶愧。敬祝雁冰兄健康。

祝茅盾先生五十雙壽

亞子

壽君五秩盛君賢，風雨論交二十年。記取潮流瀛海日，甘陵黨部若鞭先。

蹈海歸來恥帝秦，著書短喟更長呻。憂時血淚生花管，贏得高名動鬼神。

扶餘橫海海南東，未竟迴瀾捲土功。灕水年時愁暫別，巴山此日喜重逢。

健婦持門勝孟光，齊眉燕婉祝康強。百年上壽方中日，毛瑟三千酒萬觴。

啓：紀念茅盾先生壽誕特輯因篇幅關係，還有：老舍：感謝和期待。張西曼：我們在武漢時代的共同努力。潘梓年：人民的立場，嚴肅的態度 諸稿，將於明日續刊，請希注意。

憶回途旅一段

水恨

——追記在茅盾先生五十壽辰之日——

新聞的編者，寫信告訴我，廿四日，是茅盾先生的五十壽辰，問我有話說沒有？站在我們生活大致相同的立場，當然是有。不過我讀他的大作，雖有了二十多年，可是我們見面相識，還是近兩年的事。我既不能交稿晉謁，若在壽他紀念上抄一首歪詩給他。那就太無聊了。因此我想到一段旅途上的事，頗與茅盾先生和我有關，就追記了下來。雖然這有點像『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但在這裡也可以看到茅盾先生對文藝態度的一斑。

大約是民國二十年初夏，我由浦口北上，和鄭振鐸先生同住在一節二等車廂裏。旅程無事，彼此就找着閑聊。這正是『啼笑因緣』出版不久的時候，鄭先生一談就談到了這部書。當然，他要客氣幾句。我請他批評，他不肯。我笑說：上海新興文藝家，對這部書的印象不大好。一般的說，像是鴛鴦蝴蝶派要返魂。鄭先生喜歡用『有趣』兩個字輕鬆地答復任何一個困難問題。他便笑說『那是很有趣的』。他說完了這句話掏出他西服袋裡的手絹擦抹了一下臉。我知道他不肯赤裸裸地告訴我，也就不再問，因爲我們一般泛交情誼裡。可是他立刻興奮了。他接着說：茅盾對於這書，有另一種看法。他對大家相同的批評，完全不贊。接着他又補充了一句：『那是很有趣的』。當然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我就跟着詰問，茅盾先生是怎樣的看法？他遲疑了一會說：對於技巧方面，茅盾認爲你有你的長處。我說：那末，意識方面呢？他笑說：『那是很有趣的』自然，啼笑因緣裡也有缺點。張先生，你覺得這話，對嗎？我知道鄭先生說話，非常的慎重。也就不多問。後來在一天夜間的閑聊中談文學史，談詞曲，談章回小說，鄭先生是終於忍俊不禁，略略透露出茅盾先生對啼笑因緣的意思。原來的話，是記不清了。大概茅盾對章回小說的改良寫法，並不反對。在通俗教育方面，也還不失爲一個利用工具。至於在文壇上的地位如何，鄭先生只是提供他自己的意見，似乎在今日，（指十年前）新作的章回小說，很難達到文藝的水準。尤其是意識方面，作章回小說的人，認識不夠。當時，我自有些不服。可是事後仔細的想，無論是振鐸先生的意思，或茅盾先生的意思，大致是正確的。我不能以我是個章回小說作者，和那時的神話式，肉感式，乩壇式的章回小說相提。

這些話，是間接的得着茅盾先生對章回小說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對張恨水的態度）終究不知他的意思是否如此，我已很感到欣慰了。因爲那個時候，除了禮拜六派的遺老，文壇上對我是諷刺的。現逢茅盾先生五十壽辰，愧無實在的言語貢獻，大膽的追敍起來，引起我們一段神交之始。假如因此得着茅盾先生不客氣的指示，我是十分歡迎的。最後以這一紙秀才人情，敬祝茅盾先生健康！

爲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祝賀

●吳組緗●

直到去年春間，纔和雁冰先生識面。

那是文藝協會的年會上，我到得很遲，遠遠看見台上坐着的，左邊一排是幾位官員，右邊，有一位穿咖啡色西服的，這人我不認識。請問了別人，那人詫異的說：「你們沒見過面的嗎？是老茅。」台上光線很暗，又那些廢椅又靠得很，坐在那裏的人們被頭背景的襯着，多少都顯出些「莊嚴法相」的味兒。這時候的老茅即雁冰先生，也有點這類神聖不可接近的樣子。我不喜歡聽這種例會上的講演，只好使眼睛細細端詳那些台上的「法相」，望來望去，眼睛總是落到這咖啡色西服身上。我留意雁冰先生攝下一張照片：一個個子不小，神氣十足，精悍很健康，這是很像樣的影子。

過了一會，雁冰先生也許是坐得不安起來了，他偷偷從台上的側門溜了出來，隨即台下人叢中，找了個旁邊的空位子坐下了。這時候的咖啡色身影縮小了許多，那莊嚴法相也不見了，現出一個清癯的柔軟的臉，是個「江浙型」的臉，戴一副小眼鏡，唇上留着一點秀氣的髭鬚。他揉揉那似乎有點砂眼病的眼睛，並且習慣地聳了聳肩，而後從衣袋裏摸出煙捲，點了火，輕鬆地，舒適地，但似乎是飢餓地，依在那位子角落裏，吸着。我心裏想，一個人在台上，和在台下，有這樣的不同！但也並不太吃驚。

這天會散，我們只在來客的席間握了握手，因爲人多，場面亂，彼此都沒說什麼話，連寒暄也沒有。第二天爲會予兄祝賀創作二十年，白天的茶會人太多，我沒有看見雁冰先生。晚上在郭先生家裏吃飯，雁冰先生也在場。這次人少些，可是也有兩桌多。大說大笑大叫，一直鬧了兩三個鐘頭。雁冰先生始終斂翰地坐在一邊，微笑着。我不記得他說了什麼，或是做了什麼。散了席，以至送我到會裏去住宿，說雁冰先生也住在那裏，可以談談天。同路的大約有四五位，一路走，一路七嘴八舌的談笑。有誰忽然想起來，說：「啊哈！我們早就該給沈先生做紀念了！他比老舍還早呢。就數怕也要大些？」於是許多人嚷和嚷鬧起來，有的查問他年紀，有的計算他從事文藝工作和開始寫作小說的年數。雁冰先生現出羞澀的神氣，笑着連說「沒有，沒有。」像一位小姐聽到人家提及婚嫁的花燭似的，簡直是害羞的，快步搶到前面，躲開了。

當夜連我只有三個人在房裡。雁冰先生把靠桌一張籐椅讓給我坐，他自己坐在桌子側面的小方凳上。我們隨便談着。已經不記得談了些什麼——對，我曾使勁瓜氣的問了他一些關於某某文化現象和對於其由來發展的態度之類問題。他只告訴了我幾件他所目見的事實，談了幾個故事。沒譯一句理論和空泛評論，也沒有要「勉勵」我，或企圖「說服」我的意思。話語我們又扯到別的題目上，清淡的，我的習慣總想把原先所論及的印象都重新記改過來了：他的談鋒很健，是一種抽絲似的，「娓娓」的談法，不從高談闊論，經常文雅柔和，不是那種憤慨激昂的。他老是帶着含着仁慈的柔軟的光，親切的笑着，只是一點似有若無的笑，從沒笑出聲來過。他是這樣的謙和，任你談到什麼問題，他都流露出深厚的興趣，要接過去說幾句；決不是一開口就是敷衍的道理，否則不搭腔。他沒有一點架子，也毫無什麼鋒芒和尊嚴。你和他在一起，只覺得自由自在，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你要靜下來，要把腳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總之，你無須一點矜持，一點戒備，他不會給你心理上一點負擔的。

他的身體很單弱，面色也不很健康；我知道他常患失眠，並且最近生過胃病。而且，他那身咖啡色西服毫不華貴，雖然並不破，也很潔淨，可是看去至少也是十年以上的舊物了。

這是雁冰先生給我的最初的印象。這印象我以爲是正確的，大致沒有什麼走樣。因爲今年文協遷後，我們同在一個房裡住了三四天，每天至少有七八十來個鐘頭是在一起的，現在回想起來，這最初的印象不須再加什麼修改；甚至那身咖啡色西服。當然，有些方面加深了一些，並且添了些新的。他把原是屬於他的床位讓給我睡，自己在書架下面另搭了張臨時的。我睡的床子也有一部分是他的。這不是說明他對人客氣，體貼，因爲他原非這個的主人，而是說明他柔和與平易近人，以及沒有乖僻的脾氣。他是同房的人都很靜的，決不東翻西攪，發脾氣咳嗽，或是打出響聲來的。有些愛尖刻的人說過去的，他不但不扯呼，或是磨牙齒。在房裏和客廳裏，他不但健談，而且喜歡談天，甚至食飯。京戲，山歌，評書小說，吃食，喜節，游藝，都談得頭頭是道，隨口說出來，那麼自然，那麼恬適，沒有一點造作，沒有一般的成見。那裏有什麼人，那裏有什麼天，他就往那裡走攏，不管那裡有些什麼人，正在談什麼天。晚上到了房裡，他總說：「我們談談書論。」常是海闊天空的談到十二點鐘，使人擔心他的不很健康的身體。這使我了解，在那間住久了，好容易遇見許多朋友，想想充實過過談癮的。雁冰先生正是這樣不甘寂寞的人。有一次談到某位作家，大家都頗有微詞。我平常自以爲很寬大，持着我的「無所不容，有所不爲」的信念，但對這位前輩的老兄的做法卻不能不有些嫌厭。然而雁冰先生竟出來說好話了，說是並不會替他掩飾，相反，先生承認了這些要不得，但說，他有很好的才能，只要慢慢規勸他，他就可以好起來的。說是大家都饒恕他，豈不是會把一個難得的人才糟蹋了。先生誠懇實際的說了這幾句，有幾位不能同意，於是用下從種種來勸勸。這時我願意覺得，鼻頭有點熱疼，眼淚幾乎冒出來。我是不大輕易動情的，但這次我受了很深的感動。我常常在友人中覺到一些頹廢和殘酷的說法，而且以爲難，免得苦痛，這回我可發覺自己是應該痛痛懊悔的了。我要對你達和天慈說：「沈先生這個人崇高的很。唉，真不容易。」

同鄉下的頭天晚上，又談起雁冰先生祝賀紀念的事來了。他還是這般諱莫如深，堅不肯說。談到床上，我便偷偷的問他。同他說着，最先，我把他發表三部曲和子夜，[illegible]的青年之一，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再往前想，記得當我十三四歲剛進中學的時候，小說月報革新，接辦的是先生的手作主編的，豈不就是雁冰先生了？那至少也有二十四五年了。如此一算，我吃驚的想，先生至少也總有五十歲了。我很想站上從床上跳起來，把這話告訴大家。但是人都睡靜了，我只好睡着與會着，偷偷的想。

小說月報革新的時候，國內恰還沒有第二本新的純文學雜誌，它一上來就是提倡現實主義的文學，介紹世界寫實名著，並刊寫實的創作。此後由鄭振鐸先生接着了，可是我知道雁冰先生總是在裏面負責的。「一二八」之役後，小說月報停了，傅東華先生主持了「文學」，另外在北平又有「文學季刊」出世，那都是小說月報的後身，精神是一貫的。不過隨着時代的進展，顯得更新穎了。抗戰發生後，先生編刊「文藝陣地」，以至最近以系負責的「青年文藝」和「文哨」，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先生所培植的現實主義文學，早就大大的繁茂起來了。看吧，現在各地風起雲湧的文藝刊物，那種不是現實主義的面目？誰能否認現實主義文學不是全國以至於全世界文學的主流？於是乎我又想到，文協的眾多朋友們，無論所謂「老作家」，或是「新作家」，他們優秀作品的刊登和推薦，沒有經過先生之手的，恐怕還是佔少數罷？直到現在，他還是一方面努力自己的創作與翻譯，一方面熱切的關注着創作方面的收穫。從他的談話裏，我知道那些隨時出刊的作品，很少他沒有仔細讀過的；而且，以一種似飢若渴的心情，甚至有點寬縱與溺愛地選拔着新人們的作品。

我要怎麼說，當我和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起過他的這一番不能算「小」的歷史和行蹟。這不能怪我，是他的那種忘了自己的爲人和態度，使我想不起這些來。我也要承認，我有時是有點拘謹禮貌的，但他在我面前，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是個老前輩，我應當把我那套規規矩矩的家數拿出來。這也不能怪我，他老是那麼不愛身分，不顧尊嚴，甚至三番四次的替你擦火柴點煙，替你茶碗裡沖開水，你怎麼能夠想起那些來呢？我想，他若老是保持着像那天文協年會時，我的坐在台上的那個印象，那麼，我恐怕就不會這樣的對他隨便，而只好遠遠的對他恭而敬之到底了吧？人們是有這種根性的。然而他覺得坐在上面不慣，要走到人眾之中，把他的「原形」現出來，這怪得誰呢？

夜已經很深了，外面下着雨。我豎起耳朵聽着偏在臨時搭的竹板床上，雁冰先生沒有睡着的聲音，也不知道他醒着還是睡着。我想對他說點什麼，但是倦極沒敢驚動。我深深嘆息了一下，心裡說：

「他不是那嚴肅之尊，他也不要作那種偶像人物和泥胎偶像。他只是個辛勤勞苦的，仁慈寬和的，中國新文學的老長年和老保姆啊！」

六月十八日於花溪

副刊